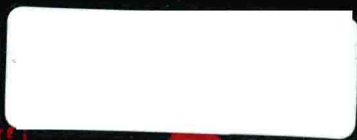


天下 商帮



龙在宇
作品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天下 商帮

龙在宇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商帮 / 龙在宇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404-8945-8

I . ①天…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2304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畅销·长篇小说

TIANXIA SHANGBANG
天下商帮

作 者: 龙在宇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于向勇 秦 青
策划编辑: 徐 娅
营销编辑: 刘晓晨 刘 迪 初 晨
版式设计: 潘雪琴
封面设计: VIOLET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86 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945-8
定 价: 5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楔子 001

第一章

通天大案

1. 不怕要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 008
2. 关中首富在寿筵上被钦差抓走 017
3. 为救其父，文知雪走出围魏救赵的险棋 023
4. 明代碾玉圣手陆子冈：从自作聪明到自寻死路 030
5. 文善达苦笑道：“纵然记起这尊菩萨，没有香火钱一样不灵验。” 037
6. 除了明珠，天下还有谁敢动索额图？ 042
7. 大树底下好乘凉，可大树底下更是寸草不生 047

第二章

投笔从商

1. 皇上手里拨的，才是天下的大算盘 054
2. 功成名就的背后，要么是沧桑，要么是肮脏 059
3. 你们拿钱走人，我们花钱消灾，彼此两不相欠 064
4. 鹿大人一心要蒙元亨死，文知雪却想方设法要他活 070

5. 徽商千里西进，要端掉山陕商帮经营了百年的棉布商路 078
6. 一场棉花收购大战，却成就了文善达的大善人之名 086
7. 初涉商海，蒙元亨就把兵法用到了生意上 093

第三章

走马塞北

1. 谈生意没有信义二字，谁开的条件高，谁就是赢家 102
2. 苏定河背信弃义，蒙元亨成了阶下囚 110
3. 做生意不是赚银子，而是造势 115
4. 他们不是商队，而是草原枭雄噶尔丹麾下的铁骑 122
5. 经商之道有斗有和，却要斗而不破，甚至斗也是为了和 130
6. 一个精明的商人，必须懂得拿捏火候分寸 139
7. 岳江南聊起保宁府的典故——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146

第四章

商帮大战

1. 蒙元亨要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端了文善达的老巢 156
2. 大婚之日，新娘自个掀起了盖头，质问新郎官 163
3. 年羹尧染上天花恶疾，命悬一线 169
4. 蒙元亨与文善达的棉花抢购大战正式打响 175
5. 文善达用“以粮换棉”的战术应对棉花抢购大战 180

6. 棉花收购大战，或许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场？ 187
7. 好不容易发现对手的破绽，盛宇峰却选择了知情不报 195
8. 不知道的风险才是最令人恐惧的 200

第五章

涇阳女商

1. 曾叱咤风云的山陕商帮领袖，在一场屈辱的失败中撒手人寰 206
2. 欠得少的，借钱的是孙子；欠得多了，要债的反倒成了孙子 214
3.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今日你不负文家，他日文家必不负你 220
4. 一封信写得慷慨激昂，任谁也找不出一丝纰漏。但在老于世故的涇阳大商眼中，却读出另一番意味 224
5. 与狼共舞不过是权宜之计，日后咱们是被狼吞掉还是成为猎人，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232
6. 人家不是过河拆桥，而是要拿我做过河的桥 239
7. 山高水长，知音难觅，江湖路远，后会有期 246

第六章

经世致用

1. 经济之学乃经世致用之学问，深奥得很，岂是抓几个人那般简单 254
2. 真有利国利民又能利己的生意，何尝不是美事一桩 260
3. 攀附官员在许多人看来是发财捷径，在我眼中却是处处杀机的险途 269

4. 文知雪派盛宇峰去京城告状，既是知人善任，也是下死手 276
5. 文知雪要借晋南地窖中的老旧织机，颠覆百年商路 281
6. 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买卖没人做 288

第七章

茶马古道

1. 蒙元亨要重走茶马古道，做天下的生意 298
2. 生意看似以货易货，实则还是人在做，不妨先交朋友，再做生意 303
3. 我走我的阳关道，还要拆了你的独木桥 309
4. 商道不是霸道，而是各行其道 316
5. 蒙元亨一行人刚到西康，就被土匪劫走了 322
6. 蒙元亨使出空城计、苦肉计、连环计将土匪一网打尽，转危为安 327
7. 架吵三回，没有是非，蒙元亨和文家的恩怨谁也理不清 335

第八章

风云再起

1. 从打箭炉到折多山，兜了一大圈，事情仿佛已回归正轨 340
2. 德让老爷才把汉人的书读透了，宋江剿方腊的手段，人家用得炉火纯青 344
3. 欲聚商气，先聚人气，重振茶马互市的第一步，需把市先搞起来 353
4. 蒙元亨一手复兴了茶马古道，成为闻名川藏的大商 361
5. 西安城风云际会，蒙元亨启程北上 367

6. 许多习以为常的话，偏偏登不了大雅之堂 372
7.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左右王朝兴衰的定鼎之战 379

第九章

以身作饵

1. 众人皆醉，我为何独醒，装醉不也挺好 388
2. 既已走上绝路，索性把事做绝 396
3. 都说虎毒不食子，殊不知人心比老虎还毒 401
4. 为整治贪墨，文知雪出了个主意：一个不抓，但又一锅端 409
5. 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万里商路 414
6. 大战一触即发，蒙元亨的妻儿却进了虎狼窝 419

第十章

帝王之术

1. 信任绝非放任，大战在即，个人荣辱不必萦怀 428
2. 东亚大陆上最彪悍的两支军队，朝着同一个地方奔袭而来 434
3. 年羹尧看穿了乌日乐的两面手法，却又放纵了他 439
4. 人生如一盘棋，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的步数看似千变万化却又冥冥中注定 444
5. 身处绝境的军士抱着必死之心，迎接最后的厮杀 452
6.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459
7. 大战后，蒙元亨终赢得了为父申冤的机会，却痛失了妻子和妹妹 465

楔子

天下商帮

公元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这一年的雪，来得出奇早。原本只是暮秋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却铺天降落。山峦起伏之间，风搅雪，雪裹风，掀起阵阵狂飙。

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豫鲁到秦晋之地，到处银装素裹。山峦，河流，道路，村舍，都变成了浑然一体的雪原。偶尔也能看到天光放亮，可那太阳只有惨淡苍白的一丝温柔，早没了平日的亮丽暖和。从京师重地到山野村落，老百姓一个个都钻到屋子里，猫在炕头上，谁也不愿轻易出门。

就在这风雪弥漫的时刻，却有一队快马，沿着冰封的山路，风驰电掣，昼夜不停地向东疾行。马队越娘子关，过潞河驿，奔至京师广安门时，正是戌时初刻。

守城兵丁远望马背上插的旗，便知是六百里加急文书。待马队行到近处，拿火把一照，却又暗自纳闷：除了送信的驿使，怎么还有几位穿黄马褂的爷？驿使每天风里来，雪里去，挣的是辛苦钱。能穿黄马褂的，哪个不是养尊处优，何苦跟着受这份罪？

挑头的一人虎背熊腰，骑在马上也俨然一尊铁塔。有眼尖的兵丁立刻认出，

这不是御前一等侍卫图理琛嘛！一个月前，皇上去五台山进香，出城时他便一步不离地跟在身旁。堂堂图大人怎么干起驿使的活儿？

全国驿务统归兵部车驾司，在紫禁城东华门外，还设有专门收发紧急公文的价值庐。值班的车驾司主事一见图理琛，也吃了一惊。图理琛粗声粗气地说：“陛下有上谕，六百里加急发来京师。事关重大，他老人家吩咐我跟着一起过来。”

值班主事哪敢大意，忙接过上谕，道：“下官立刻将上谕送进上书房。”

图理琛摆起手：“这道上谕不必给上书房，也不需交到内阁。陛下交代，只给索相一人。”

清代不设宰相，官员们口中的“索相”，只是一种尊称，指的是内阁大臣、太子太傅索额图。

“下官这就去索相府。”主事答应道。

刚坐下的图理琛重新站了起来：“我跟你一道去。”

此刻的索额图，刚出了府邸。没有平日里前呼后拥的大阵仗，只是一顶二人抬绿呢小轿，轿子旁跟着两名戈什哈。轿内的索额图穿着玫瑰紫挂面的玄狐巴图鲁坎肩，外套猢猻猴的皮斗篷。一张圆盘大脸上，双眉微皱，小胡子下两片嘴唇似笑非笑。

小轿在局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前落下。这座四合院颇为精致，东西分别是门屋和厅堂，南北为厢房，中间围合成一个口字形天井。虽是寒冬，天井里仍可见花草。天井四周，布有连廊，将院中所有房间串起。

走进院落，索额图不自觉轻松下来。见惯了王府大门里碧瓦飞甍，帘幕无重数，却不及这小院砖瓦苍郁、叠石迭景的一团和气。

“怎么样，院子还满意吧？”索额图在厢房坐下，笑着问道。

“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答话的女子叫菊儿，乃索额图的红粉知己。屋内有火盆，暖意融融。菊儿低眉浅笑，越发动人。她穿着淡粉色纱衣，袖口绣洁白的花边。肩处仅用轻纱围住，白润如玉的双肩若隐若现。

菊儿乃江南女子，早年学艺扬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兼轻歌曼舞，撩人心魄。她三年前来到京城，曾去吏部尚书余国柱府中献艺，正在余府赏月的索额

图对她一见倾心。

“十多年来，难得作长夜之饮。”索额图感叹道，“如今三藩已平，天下安定，我也能轻松片刻。”

索额图搂过菊儿：“咱们今晚好好乐一乐。来，敬我一个‘皮杯’。”

菊儿只是含笑，却无动作，索额图又催了。

“多不好意思。”菊儿低声说道，“当着这么多丫头。”

声音越低，索额图越是心旌荡漾。他向侍宴的丫头使了个眼色，所有人都知趣地退了出去。

“好了，”索额图将菊儿的酒杯斟满，“丫头们都不在跟前了。”

早在扬州时，菊儿便学得欲迎还拒的本事，她娇滴滴地说：“在窗外偷看呢。”

“哪有这么多顾虑。”索额图急不可耐。

菊儿满含一口酒，搂着索额图的肩项，嘴对嘴将一口酒送了过去，这就是“皮杯”。

“你身上什么香味？”索额图问。

菊儿扑哧笑出声来：“一看老爷就是在胭脂丛里打滚的，连女人的香水味都能闻出不同。这是洋人的香水。”

“那可是稀罕物，哪儿来的？”索额图又问。

“蒙掌柜送的。”

蒙掌柜就是陕西文盛合商号的大掌柜蒙顺。莫说几瓶西洋香水，连这宅子，也是人家孝敬的。索额图不屑道：“这个蒙顺，真把手段用尽了。”

菊儿撅起小嘴：“人家不择手段，就相爷两袖清风。可你这位清官大老爷怎么让自己的女人东躲西藏，跟做贼似的。”

“心肝宝贝，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索额图一面安抚着菊儿，一面暗想，蒙顺送的宅子倒替我解了难题。

索额图自然算不得清官，以他的万贯家财，在京城购十座院子都不在话下。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偏偏这位礼绝百僚的索相是个惧内的主。家里的银子全在夫人手里，若说光明正大找个旗人女子，纳一房妾，或许还能商量，但要给一个

汉人舞姬买院子，想都甭想。

索额图跟菊儿好了一年多，居然连个落脚的地儿也没有。索额图想想都来气，堂堂相国之尊，搞个女人还东躲西藏，简直有损国体。

菊儿问：“那个蒙顺究竟求你什么事？”

索额图没再要“皮杯”，而是自个抿了一口酒，冷冷道：“蒙顺的东家乃关中巨富文善达。蒙顺衔命进京，是为了弄到经营官茶的户部专卖批文。”

菊儿漫不经心地说：“茶叶长在树上都一样，可一纸专卖批文却硬分成官茶和商茶。有人可以经营官茶发大财，弄不到批文的只能经营商茶，稍不注意还要被罚没。要我说，商人赚钱靠的是低买高卖，批文却是官老爷手中的杀猪刀。”

“你呀你，满嘴胡言乱语。”索额图虽说菊儿胡言乱语，神色中却无半分指责，脸上还挂着笑容。索额图心想，姿色动人、能歌善舞的女子不少，但能有这般见识的却不多，难怪自己被迷得神魂颠倒。

“人家哪里说错？”菊儿撒娇道。

平素以元辅之尊，开口皆是冠冕堂皇。难得来到温柔乡，索额图索性一吐为快：“对付商人，岂是单单靠几张批文。”

菊儿莞尔一笑：“愿闻其详。”

索额图笑着说：“六个字：养奸商，杀奸商。”

“既是奸商，为何还要养？”

索额图说：“士农工商，商人原是四民之末。朝廷那么多典章制度，一年到头那么多税捐，真是循规蹈矩的商人，勉强糊口就不错了。那些富商巨贾，谁没有一些龌龊事！不过货物流通，黎民生计，还得靠商人，尤其是那些家财万贯的大商。想叫别人为你卖命，总得给人家好处，朝廷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不养几个奸商，那么多贪官找谁索贿，难道让他们去搜刮民脂民膏？贪官讹奸商的银子，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真要去抢穷苦百姓的活命钱，保不准会天下大乱。”

“我看这不是养，而是逼得人家作奸犯科。都说无商不奸，敢情也是被逼的。”

索额图轻点着头：“这么说也不错，但绝非谁都会被逼，还得看他的造化。

有些个榆木脑袋一辈子不过是个小商小贩，都懒得拿正眼去瞧。那些被朝廷养出来的奸商，可个个是人中龙凤。”

菊儿接着问：“为何又要杀？”

索额图沉吟片刻，道：“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擒是为了纵，纵亦是为了擒，这才是精妙所在。商人的把柄都被捏得死死的，此时杀谁或是保谁，全在朝廷一念之间。这样，他们才会战战兢兢，感激涕零。”

菊儿追问：“非得杀吗，就不能略施薄惩？”

“那不成。”索额图摇头说，“官商勾结最令人痛恨，只要不时杀几个奸商，昭示朝廷惩奸决心，人们就不会恨朝廷，只会恨奸商。看到奸商人头落地，大伙还会奔走相告，人心大振。”

索额图又说：“朝廷开支那么大，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时候。杀几个奸商，正好拿他家的银子来补亏空。这样既可以不承担搜刮民财的恶名，又可以获得搜刮民财的实惠。总之，放纵奸商以培植财源，杀奸商以收买人心，收奸商之财以充实国库。”

菊儿仍有些不解：“朝廷手头紧，叫富商们出钱便是，他们不敢不听，干吗非得要人家脑袋？”

索额图哈哈大笑：“问富商要钱？你把朝廷当什么，要饭的乞丐还是化缘的和尚？既然能光明正大抄他家，干吗还去求人！”

“还有一层意思。”菊儿叹息道，“把前面的杀了，后头的才能补上，如此方能财源不断。就像韭菜，割一茬很快又长一茬。”

索额图盯着菊儿：“这一层我之前没想到，还是你足智多谋。”

顿了顿，菊儿说：“我看那个蒙顺是老实人，他说他的东家文善达乐善好施，在陕西被称作文大善人。你可别把人家也割了。”

索额图说：“哪能呢！如今刚打完仗，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不宜动刀。”

菊儿又想起一件事，问道：“蒙顺千里迢迢来到京师，怎么就知道给我送宅子？那些外省的督抚、富商，从前不都直接去你府上了？”

自己与菊儿的事，索额图一直捂得很紧。蒙顺能知道这条门路，当然其来有自。索额图想了想说：“是周弘毅给蒙顺支的招。”

“是他！”菊儿略微惊讶，接着摇头道，“一副清高样子，到头来也未能免俗。”

尽管入府才几年，身体还有残疾，但周弘毅却是索额图最为倚重的幕僚。菊儿喜欢画菊，周弘毅于书画造诣颇深，索额图便让他来点拨画技。周弘毅虽然答应，态度却是不冷不热。但周弘毅的女儿周琪天真烂漫，聪明伶俐，深得菊儿欢喜。菊儿唤周琪“琪儿”，周琪叫她“菊姑”。

索额图说：“弘毅确是清高之人，本不愿搅和进这些事。这一次破例，是为了报恩。”

“好了。”索额图说，“我已答应明晚在府中召见蒙顺，此刻就不要再提此人。”他扯过菊儿身上的纱衣，说：“这洋人的香水，味道真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让我好生闻闻。”索额图将菊儿拉到自己腿上，双臂一搂，两张脸凑在了一起。

这时，听得窗外重重的一声咳嗽，菊儿坐回原处，高声问道：“谁？”

“是我。”丫头答应道。

“有事吗？”菊儿说，“进来！”

门帘掀处，丫头朗声答道：“蔡管家来了，说马上得见老爷。”

索额图一边吩咐“叫他进来”，一边抹着鼻烟。

蔡管家快步走入，说道：“皇上有上谕，六百里加急从山西寄来的，今晚刚到京城。”

“知道了。我明日去上书房处理。”索额图摆出不紧不慢的宰相气度，心里却在骂老蔡，什么大不了的事，用得着心急火燎跑来。

蔡管家说：“图理琛大人跟着上谕一道回了京城，而且这道上谕既不给上书房，也不给内阁，只送老爷一人。”

索额图这才紧张起来：“图理琛在哪儿？”

蔡管家答道：“此刻就在府上。”

“马上回府。”索额图毫不犹豫地说了。

天下商帮

第一章

通天大案



1. 不怕要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

京师重地，各省会馆云集。其中大多数会馆均以省籍划分，唯独山陕会馆，是由山西、陕西两省人士共同兴建。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一段激荡百年的商帮风云。

明清两代，无论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都知道一句话：“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明代初年，陕西商帮率先崛起，被誉为天下第一商帮。数十年后，邻省的山西商人开始崭露头角。一时间，陕商与晋商成为中国商界执牛耳者，无人能撄其锋。直到明代中叶，江南徽商奋起直追，天下商帮终成三足鼎立之势。

山陕一河之隔，自古便有秦晋之好的佳话。利用邻省之好，陕商与晋商常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时人将他们合称“西商”。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便是陕商与晋商结盟的见证。

陕晋徽三分天下的中国商业版图延续数百年，始终未曾改变。即便明亡清兴这般的血雨腥风，也不过让三家势力有所消长而已。真正撼动它的，还是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现代商业文明。而这一切，却是百年之后的事情。

此时此刻，在京城山陕会馆里，大大小小的西商并不知道天朝之外的世界正发生着什么，只是为当下的鬼天气发愁。

“这场雪来这么早，一连好几天都不见停。”

“我在运河上跑了几十年，还没见十月结冰的。”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道。

“老苏，你怎么一直不吭声？”众人见木材商苏定河闷不作声，便问道。

立刻有人打趣道：“老苏名字取得好，叫作定河。河里的事，还能难倒他？人家不说话，是在琢磨闷声发大财呢。”

“放屁！”苏定河一开口，就像吃了火药。

恰在这时，门口拥进一拨人，高喊道：“苏老板。”

苏定河顿时脸色发青，不情愿地站起身，拱手道：“各位师傅好。”

“好什么好？客栈伙计说了，再不交房钱，就把我们撵出来。这大雪天，你叫我们睡大街吗？”来者气势汹汹。

“请客栈再宽限一日，我明天就把房钱送过去。”苏定河说。

来者不依不饶：“这话你都说了好多天了，可就是不见银子。”

众人在一旁听着，逐渐明白了：苏定河接了一桩生意，是为蒙古王爷建造王府。他招募江南的能工巧匠到京城，还采购了大批木材。不承想，寒流突至运河提前结冰，木材运不过来，甚至连匠人们的住店钱也无力支付。

念在乡党的分上，有人替苏定河打圆场：“不怕要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如今苏老板的木材堵在半道，他也拿不出银子，不如宽限几日，让他想想办法。”

匠人说：“我们能宽限，客栈却不肯宽限。苏老板，你究竟想好法子没有？”

“怎么没想好！”苏定河拉高声音，“蒙古王爷的属下就在京城，他已经答应，即便木材没到，也会先付一笔银子。”

“真的？”匠人们将信将疑。

“当然。”苏定河拍着胸脯说。

两边还在僵持，一名衣着华贵的蒙古人走进山陕会馆，身后还跟着几名侍卫，腰间挎着弯刀。他扫视一圈，最后把目光落在苏定河身上。

苏定河挤出笑容，说：“你们看，这位就是乌日乐将军，王爷最信赖的人。他定是来找我谈生意的，银子很快会有着落，你们快回吧。”

苏定河小跑着来到乌日乐身前，打了个千，问候道：“将军，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乌日乐压根没拿正眼瞧他，而是大喝一声：“给我拿下。”不待苏定河反应